

五代史記

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盤黨

注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閬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

三九六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一

累以戰功為絳隸二州刺史隸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計晉州刺史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屯守城郭民安琪未嘗言亂三會吾衛大將軍左龍武殿直軍朱夕謀琪一子行晉末帝時溫琪女州防

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大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大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襄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為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立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於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

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恡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

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
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
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
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
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鄧度使時溥爲宿州
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惠以爲四鎮客將長
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
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
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

伐蜀爲劔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
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
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
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從筠爲西京留守戒守
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
筠弟羲當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
制置使筠西伐蜀留羲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
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羲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
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
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

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
魏王繼岌死渭南錢鏐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
莊宗遣官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
即位遣人捕誅官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
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
聚斂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
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
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
餘年人謂之北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
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嗚呼五代友者多矣吾

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
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
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
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
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
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
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

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將
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

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將魏
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為引進副
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
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為
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
彥詢彥詢不取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
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
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
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
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

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
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
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宗我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
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
汝當從軍效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內丘捕賊將以勇聞
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
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為送
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而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
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去灌去周送岳至太原岳

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準眉目踈徹身
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子且留事晉以
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使爲從周攻下邢洛晉王
柵兵青山口周末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
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代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
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其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
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
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
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
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

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
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械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
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
安遠未與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
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

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
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
剗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

其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景運所以見圍者以附晉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莊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所敗處讓因留事晉其常使案即位為客省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警言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官者為之自梁

四二五

五代史甲七

七

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官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暮年起復為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二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

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洺汾二州刺史領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各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諱京師乞留為許置臺召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盧將喜其為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定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騎爾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十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輩皆在漢界矣襄皆曰善乃先為窸其以石及明日虜將聞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奔中兵

清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
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接戎狄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
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
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
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
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
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
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
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
宗 古午

五代史四十七

九

宗

古午

王為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
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
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
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
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
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金
為太原四面果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為上將
天福五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為帳前

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
任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為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為
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
為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漢登城城守者
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
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龍絳
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
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
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

貴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為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
重誨屢言明宗以廷蘊破路之隙終恨之不秉旄節廷
蘊素廉陞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
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
全節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
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肅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
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為涪州留後晉高祖入
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
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二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
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

百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三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灑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

重威為昭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為崇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

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亮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
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
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
樂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
過量得疾石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
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後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
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
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
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
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

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
日之勢戰與走尔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
報國張從恩與諸將在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
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
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夫
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
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
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
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
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持揮使屯於中渡重

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乃諸將列坐告以降虜
與諾術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倪首以次自畫其
名即麻衣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
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乃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
為死事吾言無意哉梁之莫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
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
虜也士卒初不知友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
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
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倪首聽命相與亡人
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
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
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責豈不又難哉

〇五世一

五代史平七

十三

宋

安彥威字固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歷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
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
為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
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
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
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且有犯法皆寬宥之饑民

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盟拜于
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
師彥威與女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
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
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
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
高祖衣與俱逃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
高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
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

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
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
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為
懷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
使又為護聖右相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
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貨交游豪俊事高為金
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
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
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

景巖使繳朝京繳乃言巖嘗在邊可徙之內地乃
移景巖邠州繳入拜河關而受巖之德鎮保義居未幾又
徙武勝景巖乃悉繳為實已遂至襄陽隱几玉帶繳坐貶
商州上津令繳懼景巖害之道二匿山中關運三年景巖
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
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
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
近郊允富疆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是歸
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
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
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為
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

五代史四十八

一

宗

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為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兒偉然自其奔契

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為唐明宗所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

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牲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贖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

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
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
事所為不法高宗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
仁沼代之且曰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全
圖諫曰仁沼立日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
登城射晏球中堯年仁沼從後引弓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
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
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
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
沼而遣

漢榮漢榮聞
仁沼舌壞而

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
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

五代史卷四十八

三

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
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
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
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
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
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濶
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
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
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玉從榮為河東節度

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宣時宋王從厚為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柰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亦不之責也後為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

潞王從珂反鳳翔

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

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

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繫事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為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為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丑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為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為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潘乃以為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四能為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

爲人殺于道有子勲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路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去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驕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路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室乘輿

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水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贄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室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贄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憲爲殿直廢帝入立遣憲持鴻上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

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怪怒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怒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為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為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祖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揚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

部度支益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安悉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為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大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毋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

人也今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
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
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
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
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為裨校以
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
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
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
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

五代史卷八十八

七

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

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兵過鎮州臨

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

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

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

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

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感其威為其弟

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穎聞有兵三

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

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仁果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

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

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
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
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
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上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
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
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
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
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之何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
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平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
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

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乃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
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
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
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
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
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
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
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
天平封臨濟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

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為軍卒唐晉之間為護聖
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
荅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
謀逐麻荅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
共攻之麻荅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為留後再榮
出於所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再
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
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衆人所為非
獨公力也今縛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然
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
而悉拘嘗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荅漢高祖即
位拜再榮為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
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
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平乃斬之携其
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徽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為
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為
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
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

之沒字何... 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
百官迎見耶律德光... 同叔子出班奏言德光怒曰是
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
馭叔子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
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同
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子家貨已盡而軍士竟其
有所藏者盡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雜傳三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翟光鄰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
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
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鄰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
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鄰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
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鄰
為青州防禦使光鄰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鄰

五代史四九

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左
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
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鄰為人沈默多謀
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敵
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鄰處之晏然日
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必寬靜休息為意病
遂成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
言其留葬立祠不許

唐莊宗入魏與梁
相距于河上時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驍勇隸之

下梁亡莊宗赦暉 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及平蜀崇濂
夔興河刺史董璋 及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劔門兵
守不得入暉從化 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
師拜暉澶州刺史 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
克遂入于魏為延 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
靈武靈武自唐明 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
士歲用度支錢六 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
而流亡甚衆青 州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
以兵暉始至則 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
屯田以省轉餉 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
賦管內大治晉 高祖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
為大族諸族嚮 皆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
謁遂留之為起 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
留而諸部族爭 以羊馬為市易昔年有馬五千匹晉見
暉馬多而得夷 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
召為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
覺晉有患已意 晉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
暉曲意事之因 但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
心大為邊患暉 以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
願得自募兵以 為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成蕃夷

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
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
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
去靈武尚五六百里柰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
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
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
与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
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
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

又州二

五代史紀九

三

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
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
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
軍中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
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
遏公當与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
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
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
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
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

魏在禮以暉為二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半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一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曰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

少日廿一

五代史四十九

四

化軍節度使鎮一以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接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鎗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知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曲輿州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臨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砦使契丹戒晉拜且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後為汝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

揮使從周太祖起魏德虎 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
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士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
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
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
之幸然猶必嘗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
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其歟豈非名
器之用隨世而輕重有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
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
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

之時為國長者不盈四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
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
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是道哉易否兼消
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
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
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劔
指揮使歷唐晉為一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
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
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
潞州五年以聚飲為事而性鄙儉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

無依支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
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
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
宋宋民負臣緣息十立尚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
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
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山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
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
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
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

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弈
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
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
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
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
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
其弟行友為定州帥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
徙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歐陽脩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仇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

言八十

五代史五十

一

宗 子明

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綽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巖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相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晏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

便宜從事別遣陳兵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
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親
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
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
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充州慕容彥超
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泥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
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
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
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日絳之險也是不分兵扼之
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

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
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眾先登峻
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
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有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
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性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
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細裨太祖
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
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
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內
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豈得自往候卿

曰車駕若采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此無出意樞密直學士
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曰遠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
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僂俛從之峻聞
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
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
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
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
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曰勉從之又請用顏
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
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

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闌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
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
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
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
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
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
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王穀大名人也少為軍卒
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
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
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

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答於
母前母亡服喪至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
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
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
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穀義
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穀義
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
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

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智慮儲畜
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
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
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
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
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
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
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訥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
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訥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劔指

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
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
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
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沁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
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沁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
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申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
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
事可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相都指揮使漢軍討
李守貞于河中詞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
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

四十一

五代史卷十一

五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
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
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
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
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僭
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平蜀孟昶以環
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討攻秦鳳山數爲
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
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

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
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
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
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
潰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
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玘
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
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
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
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即以

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
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
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
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
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
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績邊鎬等
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其
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
也其父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恭長者居父喪

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
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千餘遷本州
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
南面行營馬步軍都實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
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
從阮子德安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
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美洛陽卒贈中書
令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